

拉狄克著

史學新動向

威岳編譯

一三九六印行

530

中華民國廿五年十月初版

史學新動向一冊

每冊定價國幣三角

外埠酌加運費郵費

編譯者 盛 岳

總代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分售處 中央書局
南京太平路
正中書局

印刷者 民生印刷所
南京中華路二九五號

序

在中國，應用辯證唯物論來研究歷史，還是一九二七年以後的事情。當時對於中國問題的清算而反映到中國史的清算上。因之引起對史學研究的一度革命，而獲得了重要的進步；同時在這期間，在考古學、人類學、土俗學、語言學諸方面，也均顯示其研究的新動向。這一切在學術史上自有其劃時期的意義。但是此一時期的史學論爭，却未能獲得可能獲取的成績。這在一方面，由於包克羅夫基的理論支配了當時的中國史學界，未能發生正確的領導作用，另一方面，由於參加論戰的人們，不但對於史學以至一般社會科學理論素養的不夠，而且因受社會生活以至個人的現實生活的影響之不同，遂使參與論戰的各方面，固執政治的成見，各不相謀；而發動論戰的主導者方面，却由於在錯誤的史學理論指導之下，又未能樹立自己對中國史之科學的系統的認識，去消除那些小布爾喬亞諸階層份子的成見，反和他們一樣，陷於一種空洞的論爭，助成了錯誤

的歷史理論在羣衆中的影響，甚至貽誤到政治問題上。因此這時期的中國史學，還只能算是有辯證唯物論的傾向，並不能說就產生了辯證唯物論的史學體系。

這一時期的史學研究，除去一二斷代的系統的著作外，就沒有貫串中國社會史的一部系統的著作，祇有屬於短篇的論文。其中除去劉夢雲等的少數幾篇論文外，又大多不外是囿於政治成見之作或學院式之詭辯。

參加論戰的各方面對於方法論的應用和史料的搜集，大抵都表現一種毫無素養的魯莽滅裂的態度。例如就方法論方面說，雖然大家都披上一件唯物辯證法的袈裟，一若一標示出唯物辯證法，卽足以證明其正確與前進似者。其實，不是屬於機械的經濟唯物論，便是屬於觀念論的實驗主義。這都是可以一一指明出來的——雖然在進步的青年羣衆間，大都已獲得相當的明瞭。如李季王宜昌葉青等，他們雖然以應用辯證唯物論自許，但在其實際的應用上，却是機械論的：只看見一些經濟現象，完全忽視了上層建築所給予下層基礎的影響以及其相互的反作用，因此他們就完全不懂得階級及其領導者對於歷

史的創造作用。易言之，他們完全不懂得社會的下層基礎和其上層的建築之辯證的統一，而是看作死的化石的對立的東西，其爲他們所注視的經濟結構，也使成了化石般的東西而無法說明了。次如陶希聖等，他們本來是客觀觀念論的，但有時也自認是辯證唯物論者。他們在中國社會史的研究中，雖然也常常提到經濟現象——以從事於形式主義的說教，但主要，却完全着眼於政治現象，而且把這種歷史現象縱切橫斷，各不相連，很刻板的敘述其所謂「神權主義時代」，「王權主義時代」，「商業資本主義時代」的歷史階段。同時一敘述到有其積極意義的現代史時，一方面說目前的中國社會是封建社會，一方面說帝國主義所加於中國的影響，完全是一種外在的矛盾。這樣把中國社會經濟和其半殖民地性質對立起來，即把中國的半封建經濟和帝國主義經濟對立起來，去隱蔽其對立的統一性，因以暗示着中國社會之資本主義的前進。再次如介於上述兩者之間的王禮錫胡秋源等，他們雖然始終在扮演經濟唯物論和客觀觀念論兩大騙子間的小丑，但他們也同樣自稱爲辯證唯物論者。他們在中國社會史的研究中，有時目迷五色的陷於

經濟現象的泥坑，而走入經濟唯物論的迷途，如他們關於中國社會的封建社會論；有時又恰恰相反，迷惑於政治現象而誇大其作用，不惜本末顛倒，借樹木去概括森林。如其所謂專制主義論。——不肯而且不能了解專制的封建主義。這在他們自己，並不是什麼自相矛盾；因為經濟唯物論和客觀觀念論在其本質上，原沒有根本的差別。

另一方面，說到史料問題，在李季王禮錫等，他們對於歷史材料不但毫末去考證過，而且從未用過半點工夫去搜索，僅在利用陶希聖等人之不正確的片面的現成搜集；他們只知應用其陷於錯誤的一般社會學理論，來代替具體的歷史研究，致連篇累牘的論爭，彼此只在反覆搬運馬恩、列諸大師的節段的文句，而完全不曾接觸到歷史的具體的事實與其活現的面目。因而在他們所寫出的，並不是作為世界史一部份的中國的歷史，而完全是一種死的一般社會學的抽象的公式。陶希聖雖然像特別在注意史料的問題，然由於為其出發點的方法論上的根本錯誤，所以並沒有考證，選擇，蒐集和應用史料的能力，而且他們也止於在接受實驗主義者顧頡剛等人的考證結果。歷史材料在他們眼前堆

積得愈多——實際仍是片面而且不盡正確的——便愈加重其腦筋的糊塗，只看見歷史上的一些現象在循環，而構成其歷史的循環論與進化論的理論根據。

其次如我們的史學家郭沫若，他雖然在方法論的應用上想力求正確，在史料的搜集和攷證上也不肯隨便了事；但恰恰由於其對哲學和一般社會科學的認識的幼稚，以及其對世界史知識的不夠，所以不但在歷史理論上形成其許多幼稚的錯誤，而且其所攷證的史料也便不能完全確然無誤。自然，這並不能抹煞其在這一方面之相當的勞績。

此外，在這些歷史研究者間的一種共同的錯誤，第一他們都是有意或無意的沒有把中國史作為世界史的一個部份去研究。這自然由於其對世界史智識的不夠和其方法論的欠正確為其原因之一，主要還都是由於其政治的成見在橫梗着。因而或者只看見歷史自體構成的內在的矛盾關係，而完全無視那由地理環境等條件所給予的外的矛盾諸關係，只注視到一般性而毋視其特殊性。不知這兩種矛盾關係對於每個民族的歷史有其辯證法的統一的作用。從而把中國史公式化，以致把活的中國史的本來面目完全在他們的筆下

喪失了。或者只看那由於地理環境等條件所給予的外的矛盾諸關係，即由此所給予每個民族歷史的特殊性，而無視那作爲其歷史發展的決定的根基的內在矛盾諸關係，而陷於地理史觀的迷途，公然的流於史的多元論的陷坑。更「下焉者」，便公然否認歷史的規律性，把中國史置於一般世界史的規律之外，作爲「謎」樣的東西去另自探求其發展的途徑。

第二在他們眼中的中國史是一種純漢的中國史。他們對於歷史上和漢族在血統上發生融化作用，在社會制度上發生矛盾對立與統一作用的其他種族，完全抱着一種忽視的態度。從而他們不但不肯去注視中國境內現存落後各民族的社會經濟制度的研究——自然，這在現在只能盡我們的可能去研究——而且對於那在歷史上構成中國社會史之重要因素的其他各族，如五胡、韃靼、女真、滿族等的社會制度，以及其給予中國社會在其史的發展過程上的影響作用的研究，反而抱着一種反對的態度。

第三 他們一到了實際的場合，便完全忘記了社會下層基礎和上層建築之辯證法的

統一。不了解從下層基礎的正確把握，便能正確的把握那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諸形態；反之，能正確的理解上層建築諸形態，也能正確的反證那作爲其根基的下層基礎。我們的研究者，却有意或無意的，在把社會的下層基礎和建築其上的上層建築對立起來，隔絕起來。尤其是他們忽視了階級的領導者對於歷史的創造作用，把活的人類作爲機械看待。

最後，大家爲的急於從現實上去履行其任務，所以在青年羣衆中便發生一種狹隘的傾向，只着重從中國社會之現階段的研究去把握中國歷史的前途，沒有在理論和實踐之統一的基礎上，從歷史之系統的說明上來說明現階段的中國社會及其今後的必然的歸結而加強實踐的力量。這是應該極力糾正的一種錯誤傾向。

凡此，在中國歷史的論戰上所形成的一切錯誤，却是淵源於波各達諾夫主義，以及滲入在包克羅夫司基派中的包各達諾夫主義的血液的流毒。波克羅夫司基在世界史研究上，自有其不可磨滅的功績，而獲得其光榮的歷史地位。然而他的這種功績，並不能掩

飾其在史學上的錯誤與其錯誤的遺毒。

在蘇聯，已引起對於包克羅夫司基派的歷史學之澈底的清算，作為這次清算的代表作，有拉狄克：歷史戰綫上的缺點與波克羅夫司基學派的錯誤和歷史的意義與歷史學的新趨向，布哈林：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與包克羅夫司基的錯誤，戈林：歷史學上的幾個取消主義觀點，斯丹林基洛夫史丹諾夫合著的論近代史的基本問題和蘇聯史的幾個基本原則等。這均已由盛岳先生譯成中文，輯名為史學的新動向。盛先生對於俄文造詣頗深，是多人知道的。譯筆的忠實與否，自有譯文的自身去表白，用不着我來介紹。

這幾篇論文或報告的本身，不但在消極方面消算了包克羅夫司基學派……的錯誤，而且在積極上充任了入於一個更高階段的史學研究的指導原理，對史學研究的新的動向上，無疑有其最高的決定的指導的作用。至於包克羅夫司基學派的錯誤何在？以及更高階段的史學研究的方針應如何？我不欲費篇幅來贅述，請讀者直接去閱讀本書。不過清算了包克羅夫司基學派的錯誤，便同時清算了中國史學研究上之各方面的錯誤；本書將給中國史學界今後治史工作的一個方針，而促進其入於更高的階段，這是我敢相信的。

譯者的話

一、本書係將斯達林、拉狄克、戈林、布哈林諸氏先後在報章雜誌上所發表的關於歷史問題的論文擇要編譯而成。原文散見於本年一月份至四月份之真理報，新聞報及波爾什維克雜誌等。譯者乃按其內容之不同，規定其先後次序，共編爲七章。作者皆蘇聯政治及學術界權威，所論皆相互補充闡明而又各有其獨到的見解，誠屬難能可貴！

二、本書中心內容爲揭發包氏歷史學派之錯誤及說明史學在蘇聯今後發展的新動向，而由此此次史學論戰所引起之史學上的大革命

將在國際學術界發生何種影響，那是不難預測的。

三、譯者編譯本書的動機就是介紹國外史學發展的這種新動向以供吾國史學家及一般有志於治史工作的參考。姑無論這種新史學正確到如何程度，中國史學的發展是否別有途徑可尋，但對這種新史學的研究，正如我們研究歐美歷史學一樣，同是必要的。這種比較的研究，也許就是中國史學尋得正當途徑的一個重要前提。

四、爲了審定及編輯歷史教本起見，聯共中央及蘇聯人民委員會決定了組織編審委員會，以史丹諾夫爲主席，拉狄克、斯萬立子、戈林、盧肯、雅可夫列夫、卑斯特亮斯基、蔡通斯克、何達沙也夫、包武曼、白布洛夫及布哈林等爲委員。

一九三四年五月，蘇聯曾決定編輯五種歷史教本，即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蘇聯史，保護國及殖民地新史，並限於一九三五年六月完成。但由於治史者的錯誤，所編就之近代史及蘇聯史甚不爲斯達林等所滿，此於斯氏等之批評中可以見之。該委員會的任務即須根據斯氏指示各要點修改及編輯各種歷史教本。現已開始工作。將來書成之日，譯者當一一介紹於吾國史學界，這是譯者敢以預告的。

五、中國史學發展的狀況，已由呂振羽先生在本書序言中詳加批評。如能因此引起中國史學界的熱烈辯論，在清算過去的成敗中，求出今後發展的道路，使中國史學之發展入於更高的階段，這自

然不僅是譯者個人所馨香禱祝的。

六、譯者不學，識見未周，所有本書譯義謬誤之處，統祈讀者指正爲幸。再本書之得能與讀者見面，實得助於呂振羽姚公凱兩先生幫助不少。特此致謝。

盛岳 一九三六，九，廿二。

史學的新動向

目 錄

第一章 歷史戰線上的缺點與包克羅夫斯基學派的錯誤

第一節 目前蘇聯史學發展的狀況

第二節 包克羅夫斯基學派的錯誤

第三節 史學界的任務

第二章 論馬克斯主義的歷史學與包克羅夫斯基學派的錯誤

第一節 歷史是科學抑是「過去政治的陳迹？」

史學的新動向 目錄

史學的新動向 目錄

二

第二節 社會學和歷史學，法則與事實，歷史學上之抽象與具體

第三節 歷史學上之理論與實際問題

第四節 包氏歷史學說之反歷史性

第五節 如何才能成爲一個史家？

第三章 論歷史學上的幾個取消主義觀點

第一節 研究歷史的基本立場

第二節 經濟的唯物論與唯心論之拆衷混合

第四章 論近代史的基本問題

——斯達林等關於近代史教本的意見——

第五章 論蘇聯史的幾個基本原則

第六章 怎樣去認識俄國史

——批評布哈林對俄國史認識的錯誤——

第七章 歷史的意義與歷史學的新趨向

第一節 資產階級史學衰落的兩個原因

第二節 馬克斯恩格斯對歷史學的貢獻

第三節 歷史學發展之列寧的階段

第四節 斯達林與新史學

第五節 什末是歷史學？

第六節 結論

史學的新動向 目錄